

# 中国病人

袁世凯

① 亡清之鹄

吕峥/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中国病人

## 袁世凯

① 亡清之鹄

吕静/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病人: 袁世凯 / 吕峥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500-0486-3

I. ①中… II. ①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9800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编: 330008  
电 话 0791-86895267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j.com>  
E-mail [bhz@bhzwj.com](mailto:bhz@bhzwj.com)

书 名 中国病人: 袁世凯  
作 者 吕 峥  
责任编辑 张 越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99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41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书 号 ISBN 978-7-5500-0486-3

---

赣版权登字—05-2012-19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序章 / 001

- |              |     |
|--------------|-----|
| 1 不是所有人都忙着站队 | 001 |
| 2 武林外传       | 003 |

## 第一章 起义 / 008

- |               |     |
|---------------|-----|
| 3 只是生活本身，布满矛盾 | 008 |
| 4 张之洞：多亏早死了两年 | 011 |
| 5 大江东去浪淘尽     | 015 |
| 6 双武不武        | 018 |
| 7 上下同欲者，胜     | 022 |
| 8 首义第一枪       | 025 |
| 9 瑞澂的残念       | 029 |
| 10 人心向背       | 033 |
| 11 黎叔上贼船      | 036 |
| 12 又一场吊民伐罪    | 039 |
| 13 歌不尽乱世烽火    | 043 |
| 14 项城之野望      | 045 |

## 第二章 成长 / 049

15 搏击俱乐部——论林则徐的人格分裂	049
16 灾民灾官	052
17 嘴上的主义心里的生意	055
18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踟蹰	058
19 象因牙逝，狐因皮灭	061
20 末路的罪与罚	065
21 好为帝师的国学家	068
22 老封建	072
23 儒教不是一天建成的	075
24 春秋大义	078
25 不怕酣睡，只怕永远也叫不醒的假寐	082
26 知（文化）而不行（制度），只是未知	085
27 生命苦于无常，生活困于如常	087
28 行尸走肉	090
29 独裁的艺术	094
30 铁打的仓鼠流水的朝	096
31 荒原	099
32 亡了清廷，给人民一个交代	103
33 徐世昌的《烧饼歌》	107
34 惯于攀附的藤，即使爬入云端，也不会长成参天大树	110
35 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113

## 第三章 朝鲜 / 116

36 什么环境都能适应的不是人	116
37 国手落子棋真俊	119

38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122
39 人生最大的冒险，就是过你梦想的生活	126
40 甲申政变	129
41 谁让我过愚人节，我就让他过清明节	133
42 名自屈辱中彰，德自隐忍中大	135
43 境随心转的勇士和心随境转的凡夫	139
44 旭日东升，牝鸡司晨	142
45 无间道	145
46 沧浪之水	148
47 人最大的悲哀，在于不愿做他自己	151
48 寓教于乐	154
49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158
50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霹雳；你若安息，便是欢天喜地	161
51 当官是门技术活儿	164
52 东学党起义	167
53 历史，只有人名是真的；小说，只有人名是假的	170
54 抗日援朝 1894	174

#### 第四章 军队 / 178

55 走向海洋	178
56 喋血丰岛，黄鼠狼落跑	181
57 死战平壤，左宝贵断肠	185
58 适应市场经济的国企	189
59 那些年，一起意淫的定远	192
60 桂彩的丁汝昌，逃窜的扶桑	196
61 杰克船长	199
62 火爆唐人	202

63 福龙无福	205
64 邓世昌的逆袭	209
65 因编程错误而无法通关的游戏	212
66 兵败如山倒	215
67 爱国：最牛逼的单相思	219
68 最恨是马关	223
69 南海牌谣言制造机	227
70 坏人当道，只因好人还不够努力	231
71 最好与最坏的创造了历史，平庸之辈则繁衍了种族	234
72 一切假知识，比无知更危险	238
73 公羊三世说	241
74 人人想改造世界，无人愿改变自己	245
75 我能想到最痛苦的事，就是和这个制度一起慢慢变老	248
76 买办和猎头	251
77 既然认准一条路，何必打听走多久	254
78 秘不外宣的跑官宝典	258
79 此情可待成追忆，就是心里过不去	261
80 奉旨练兵	264
81 做人似水，行事如山	267
82 小站班底	270

## 附表 清朝官员体系 / 276

### 1 不是所有人都忙着站队

1911年7月26日，武汉《大江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

这篇被人竞相传阅的文章在开篇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绝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将至。”

在那个腐烂与动荡的年代，类似的“反动文章”俯拾皆是。之所以将这篇毫无史料价值，文笔稀松平常的单拎出来，是因为它记录了一个可贵的现实——上下醉梦。

由于多年来文科教育的失败，国人缺乏历史的现场感，一谈到辛亥革命，眼前就浮现出“烽烟滚滚血横流”“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画面，仿佛全体清朝人高度自觉，早就算好了10月10日改朝换代，只待天朝崩溃，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各色人等便一齐跳出来，打跑颛顼愚昧的皇帝。

这不符合历史真实。



据《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观察，1911年的中国是充满了新气象的。“（北京）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邸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日趋丰富，这是不成问题的。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财富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

如果是拍电影，你可以说导演在欲扬先抑，渲染气氛。但这一片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波谲云诡还真不是所谓的蠢蠢欲动、隐含杀气。

在很多场合，中国人貌似是关心政治的。但愤怒、恐惧、痛苦、憎恨的情绪并不能打破晚清那种群体性麻木的常态，阶层分化的复杂性和利益诉求的多样性稀释了对同一社会目标的持续关注。

1911年，地处山西平遥，有“汇通天下”之称的晚清第一大票号“日升昌”由于时局维艰，存银锐减，它考虑的是如何重组转型为现代化的“银行”。

1911年，后来成为民国最牛出版商的张元济已经尝到了出版教辅书的甜头，原本只有一间房子的商务印书馆被一本名为《最新教科书》的教材推上了成功的天梯，他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下一个出版计划，迎接他波澜壮阔的后半生。

1911年，滦州煤矿的负责人周学熙正在庚子拳乱中被洋人骗走的开平煤矿打价格战。作为一名官二代（其父周馥曾任两广总督），周学熙一不飙车二不把妹，而是将有限的生命献给了同洋人作对这无尽的事业。三年时间里，周学熙将英商打得皮开肉绽，元气大伤。

1911年，昆曲票友穆藕初正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学习棉纺业。他有幸成为泰勒（现代管理学之父）那本管理学奠基之作《科学管理原理》的第一批读者。这个年近40岁的留美学生数次拜访泰勒，是唯一一个同这位管理学大师有过切磋的中国人。穆藕初学成归国后，筹资创办了上海德大纱厂，并后来居上，迅速崛起，短短五年时间一跃而成为同张謇、荣氏兄弟、周学熙并列的“棉纱四天王”。

在这个有着悠久投机传统的古老国度，各怀鬼胎的清朝人对于“武

昌起义”这样一个若干年后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的名词并非热情似火，因为大家还要忙着生存或忙着投机。

十几年来，革命党三天一暗杀，五天一暴动。吴樾敢在天子脚下炸出洋五大臣；徐锡麟打入敌人内部，搞死一个巡抚；温生才直接拦轿手刃广州将军（广东军区司令）孚琦——你要不弄死个把总督，都不好意思让人家报馆上头条。

虱多不痒。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很多人只知道武汉出事了，却没料到有生之年竟能见证一个王朝的末日。

与此同时，一道冷峻的目光正投向洹（音同“环”）上村那深邃的夜空。

这是一处 300 亩大小的宅第，四周封闭，内院星罗棋布着四方形的建筑。与传统四合院不同的是，每栋建筑均有五间房，落地门窗，装有自来水，中西合璧。别具特色的同时，似乎也皮里阳秋地预示了宅邸主人因性格深处的矛盾而导致的悲剧命运。

花园的面积很大，有珍禽馆和鹿房，中间还有一个椭圆形的大水池，主人经常划船到池中央垂钓，“一不小心”流传出去的一幅“孤舟蓑笠翁”的照片还被时人和后人煞有介事地解读出各种政治寓意。

“楼小能容膝，高檐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夜空中隐隐传来读诗的声音。月光洒下，一个仅有 1.58 米高的中年男子的身影被拉得很长，满池的清水都被那影影绰绰的黑影给覆盖了。

他，就是袁世凯。

## 2 武林外传

许多年后，当蔡存眷回想起儿时第一次见袁世凯的情景时，依旧感慨万千。

当时，直隶总督袁世凯刚刚调京任军机大臣，按例要拜码头，遍访

中央大员。

拜来拜去就到了内务府总管增崇家。闲聊没几句，增崇把儿子察存耆叫出来见客。

小察规规矩矩地给袁世凯请了个安，道：“大爷。”

当满人叫你“大爷”的时候表示和你比较亲近。

当袁世凯跟你套近乎时可能只是因为他自来熟。

只见他闪电般离席，抢前几步，屈膝还礼，连道：“不敢，不敢！”

小察愣了，在他的世界观中，位极人臣的军机大臣就应该像王文韶那样神气活现。初见王军机时，懂事的小察一揖到底，给足面子。

可王文韶老僧入定般纹丝不动，手里的水烟袋也不放下，歪歪扭扭地拱一下手便算是还礼。

因此，受宠若惊的小察不懂袁世凯到底要闹哪样。

增崇发话了：“小孩子，小孩子，袁中堂太客气了！”

袁中堂还觉得不够客气。他紧紧握住小察的手，道：“老弟好！”接着，半侧着脸看小察，目光炯炯有神，半侧着脸对增崇道：“老弟真英俊！让我们先谈一谈。”

增崇不语，表示同意。

袁世凯转过脸来，道：“经书都读过了吧？”

小察：“现在才读《周礼》，《易经》还未读。”

袁世凯：“读经是要慢慢地读，不可太快。”又说：“老弟需要些什么书，我可以送过来。”

小察想显显志气，给旗人长脸，便道：“为将来考学堂，正预备各门功课。现有的教科书，似有些不足。”

“好，好，明天我就给你送过来。”袁世凯一边说一边对增崇郑重道，“世兄真聪明，好得很，好得很！打扰老弟用功了。”

于是，增崇对儿子道：“你回书房去吧。”

第二天中午刚下学，小察就在院子里看到五个大箱子。门房说：“袁

大人差人给少爷送书。”

他瞥了眼大红名帖，只见“袁世凯”上方用墨笔写了“世愚弟”三个小字。开箱一看，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各类书籍，目不暇接，且都是由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编辑，直隶官书局出版的……

同样受过优待的还有小清新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

作为改良派，他曾与梁启超共组进步党，以抗衡国会中的国民党，被袁世凯任命为参议院（国会解散后的立法机关）秘书长。

一次，林父病危，林长民到总统府请假，准备回上海侍奉。

袁世凯格外重视，送了他人参、鹿茸等贵重物品，约合3000两白银。然而，赴沪不久，林父便病逝了。

悲恸的林长民发了讣告，写了悼词，结果立刻收到袁世凯寄来的5000两白银。

办完丧事，回京销假。新华宫，袁世凯拉着他的手，殷勤劝慰，且背诵林长民撰写的悼词，扬扬洒洒，一字不落，背着背着还泪流满面起来。

林长民震惊了，跪地感谢，泣不成声。袁世凯拭泪将他扶起，送至门口。

从此，林长民对袁唯命是从，并私下密告亲友：“大总统此举，可谓责望于我已达极点，若不从之，恐命不久矣。”

事实上，林长民纯属少见多怪。据黄炎培回忆，袁世凯记忆力绝好，过目不忘，其博闻广识令下属敬畏有加。

张作霖见他时，不敢抬头直视；阎锡山晋见时，还没开口，袁世凯就把他想说的话全都说了。

张钫（音同“方”）少年得志，27岁就当了陕南镇守使（省军分区司令）。作为陕西辛亥革命的领袖之一，进京办事时受到袁世凯的接见。

袁：“你和张都督（陕西都督张凤翔）谁是铁门人？”

张：“我是铁门人，张都督的老家是怀庆。”

袁：“我20岁时来往陕西，经过铁门住过两宿，还记得店在路南，街东有河，两山对峙，风景很好。”

张钊暗暗吃惊，却不知更惊悚的还在后面。

袁世凯将陕西的文化名胜娓娓道来，又对张钊何年何月所干何事皆能背出，赞不绝口，最后谆谆教导：“一不要急着做官，二不要贪钱，三要多读书。”

张钊后来站在反袁的立场上，亦不得不承认袁世凯温和洒脱的魔力。部下眼中的袁世凯是捉摸不透的。

晚清时，幕僚张一麀（音同“临”）曾入见力陈宪政改革的紧迫，并暗示必须由“大力者主持”。

袁世凯打官腔：“国人教育未能普及（似曾相识），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反生流弊。”

张一麀据理力辩，袁世凯不为所动，气得张怏怏而退。

谁知第二天，袁世凯又召他入见，嘱咐将预备立宪做一个详细的说帖交上来。张一麀对老板何以判若两人大惑不解，后来更是看到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联袂上奏的预备立宪稿，即他所拟，未易一字。

原来，袁世凯是故意模仿守旧派的腔调与他争论，“以作行文之波澜”。

张一麀不知道的是，早在一年前，就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慈禧：“滇匪虽靖，孙逆未擒，仍是可虑事。”

袁世凯：“如实行立宪，即无足虑。”

其实，女儿眼中的袁世凯是简单的。

据袁静雪回忆，父亲无论站着还是坐着，总是挺直了腰。坐下时，两腿叉开，两手放在膝盖上，绝不跷二郎腿。

每天6点，准时起床。早餐永远是一海碗鸡丝汤面和一大盘鸡蛋，午餐则少不了清蒸鸭子。用象牙筷子把鸭皮一揭，三卷两卷扒拉下来——袁世凯大口嚼着自己的最爱，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

因为奉行“能吃才能干”的信条，他喜欢用大号的餐具，并把“要干大事，没有饭量不行”挂在嘴边。不仅自己饭量大，还号召儿女们多吃，

以成大器。

然而，世人眼中的袁世凯却是阴险的。

民国名记黄远生锲而不舍地跟袁世凯作对，天天在报纸上挑衅袁大总统。

在一篇《袁总统之师父》的评论中，他说：“当年满人中的杰出代表良弼留学东京时，亲见革命风潮之烈，谓其大佬曰：‘勿忧，此辈每月给上数百金，赏一顶戴，即闭口矣。’现在民国初创，袁总统不思息内乱而御外侮，唯知以上将、中将军的勋位牢笼其徒卒。可见，袁总统者，放大之良弼也；良弼者，袁总统之师父也。”

黄远生显然没看过《批评官员的尺度》，是以此文还有姐妹篇《袁总统之徒弟》。

一日，黄记者的车夫和另一个车夫当街吵了起来。于是，袁总统的徒弟——一个站岗的巡警走了过来，叱责道：“吵什么吵什么，知道吗，现在是共和时代，大家对付着罢了！”

黄远生一拍大腿，顿悟了：“原来共和是拿来对付的，袁总统的教导果然普度众生！”

无论褒贬，不能否认的是袁世凯强大的个人魅力。

# 第一章 起义

## 3 只是生活本身，布满矛盾

他是中国文化的影子。

东方文明的光荣和耻辱、良知与权术，焦不离孟地缠绕在一起，写下无数个惊叹号跟一个问号。

改得了的叫缺点，改不了的叫弱点。历史其实只告诉世人一句话：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

因此，《罗马帝国衰亡史》皇皇六卷，实则只讲了一个故事：

罗马皇帝因惧怕政敌的刺杀和民众的反抗而过于倚仗禁卫军。结果，本来用于护驾的禁卫军逐渐发展成决定皇帝生死的绑匪。

于是，暴力成了谁可以上位的基本规则。当禁卫军杀害了一任皇帝后，竟然拍卖他的皇位。荒诞的是，还真有人买，可当他买下后没坐几天，便被禁卫军给杀了。

也许，这就是袁世凯迷恋制度和程序的原因。

他重视行政管理经验，不信任自发和不受约束的政治行为。对黄远生们的误解，他百口莫辩。

生在权术大国，你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袁世凯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

选择多疑还是选择相信，这是一个问题。

没有原则的人，看上去忙忙碌碌十分主动，其实是随波逐流，被动接受，人生之路只会越走越窄，黯淡无光。

戴一辈子面具，从不面对内心，把人生演成一出独角戏，毕竟很难。但事实上，大多数人在30岁时便死了。一过这个年龄，他们就变成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的时代所说、所做、所想的事一天天地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走样。

表面上看，袁世凯以功名利禄收买、驱策他人，事实上他只是实实在在地以诚动人，以心交人。

只有充分理解了人生的不易，才能真正体悟“忠恕之道”。

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都是投错胎，选了Hard模式的屌丝，何苦难为彼此？

同时，作为对中国近代化贡献最大之人，袁世凯又是矛盾的综合体。

他最早兴办女子学校，认为“女子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根源”，却偏爱自己的女人缠足；他练新军，废科举，引进电灯电话自来水，任用詹天佑修建第一条国产铁路，却迷信必须用中国的方式办中国的事。

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向朝廷申请，在天津开展地方自治的实验。

他认为，这是通往民主政治的起点。民智不启，便通过自治，在基层选举中激发政治热情，唤醒权利意识。

吁恳得到了慈禧的同意。

天津的市政选举真刀真枪，显然充满了诚意。然而，选民们抱着“莫谈政治”的信条，对袁世凯的努力袖手旁观。

于是，他派出人马，到日本学习选举办法，回来后深入乡村，挨家挨户宣讲。同时，把自治之利编成白话，张贴广告，以期家喻户晓。



费尽心血的结果是，13000个合格选民只有1300人主动登记。

袁世凯不甘心，又通过萝卜大棒政策，威逼利诱，勉强动员了8000人投票，选出由30名乡绅组成的地方议会。

不久，袁世凯黯然离津。见识了国民的冷漠和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生根之难的他不得不沮丧地承认：“三年自治，收效甚微。”

然而，同坐而论道的公知所不同的是，袁世凯不会因为有人开车交会不关远光灯便质疑国民的素质，进而撰文论述“尔等不配拥有民主”。

须知国民性自古如此。

七国之乱、八王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三藩之乱……每一次大乱都伴随着哀鸿遍野，生灵涂炭，而这，却是高居庙堂的精英们视而不见，漠不关心的。

如果命若蜉蝣的乱离人学不会见风使舵、趋利避害，早就被优胜劣汰了，哪里还有机会明心见性、反躬自省。

因此，比如何让阿Q们有良知，袁世凯更关心的是面对现实，点滴改良。

那是一个纷纷扰扰、雾里看花的时代。若说1911年之前，袁世凯心底尚有一个笃定的目标，那么，随着世事愈发凌乱，他开始感觉到所谓专制与民主，不过是人性深处的两端在现实世界里的投影。

疑问像挥之不去的阴影，顽强地盘桓在心头。在生命的终点，他人格分裂了。

两个声音，久久不散。表世界的袁世凯和里世界的袁慰庭。

袁（表）：专制政府焚书坑儒。

袁（里）：书籍根本不用被禁止。每个人都淹没在资讯的海洋，甚至连作家都自诩只看资讯不读书。那些警惕暴政抬头的自由主义者恰恰低估了人类永无下限的消遣取乐的欲望，你我齐心协力用更文明的方式实现了令秦始皇也难望项背的终极焚书。

袁（表）：专制政府剥夺公民获取信息的权利。

袁（里）：膨胀的传媒给了你我太多的信息，适应了被动接收的人们